



師生郊遊皆穿西裝，十分隆重。

# 錢穆之神氣

「古來大偉人，其身雖死，其骨雖朽，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，不再能搏聚凝結。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、事業文章，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。則其人雖死如未死，其魂雖散如未散，故亦謂之神。」



錢穆(1895~1990)

錢穆，字賓四，江蘇無錫南門延祥鄉人，清光緒二十一年生，屬毛澤東同時期人，至一九九〇年逝於台灣，享年九十六歲。

先世為五代吳越武肅王錢鏗之後裔，十八世祖始自浙江徙居延祥鄉，至其父承沛公，家境已赤貧，惟書香未斷。錢穆七歲入私塾，讀古文博聞強記，九歲即能通篇背誦《三國演義》。一九一一年，十六歲，辛亥革命爆發，學校停辦，自此輟學，惟自學不絕。當時他已萌發一思想，希望深入中國史，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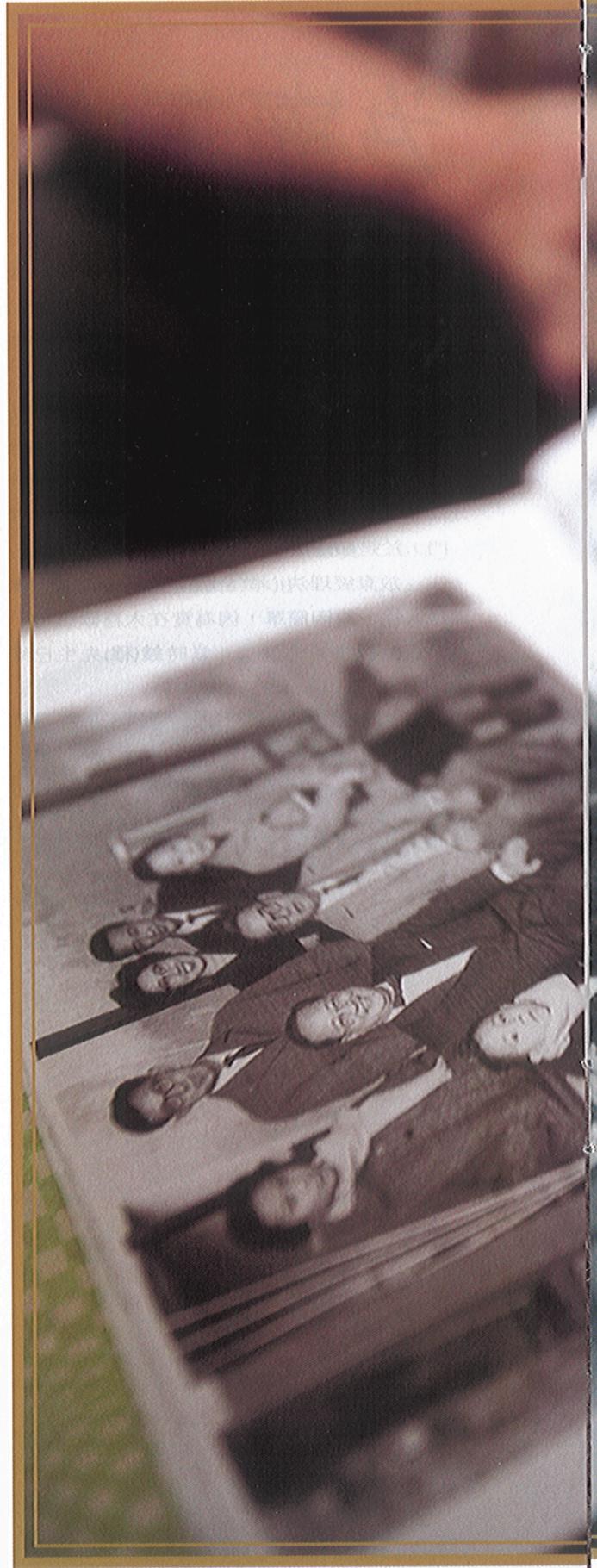
十七歲至三十五歲期間，先後在小學、中學、師範任教。廿八歲著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詳述自孔子至李斯的先秦思想的淵源

和變化，三十五歲著《劉向、歆父子年譜》，以史治經，僅憑一部人人能讀的《漢書》，解決清代以來的學術爭論。三十七歲，北京大學特聘為史學系副教授，開中國通史課。抗戰爆發南下，著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高舉宋學，對抗全盤西化論。四十二歲著《國史大綱》，以建立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之自信。

一九四九年南下香港，與唐君毅、張丕介等創辦新亞書院，出任校長，一九五三年創辦新亞研究所，並任所長。錢穆居港十八年間著書廿四種。一九六三年，港府邀新亞書院加入中文大學，錢穆堅持中文大學宗旨應包括發揚中國文化、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，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。一年後辭任中文大學新亞院長，一九六七年定居台灣後講學，如《晚學盲言》差不多二十年，晚年患眼疾，但仍有著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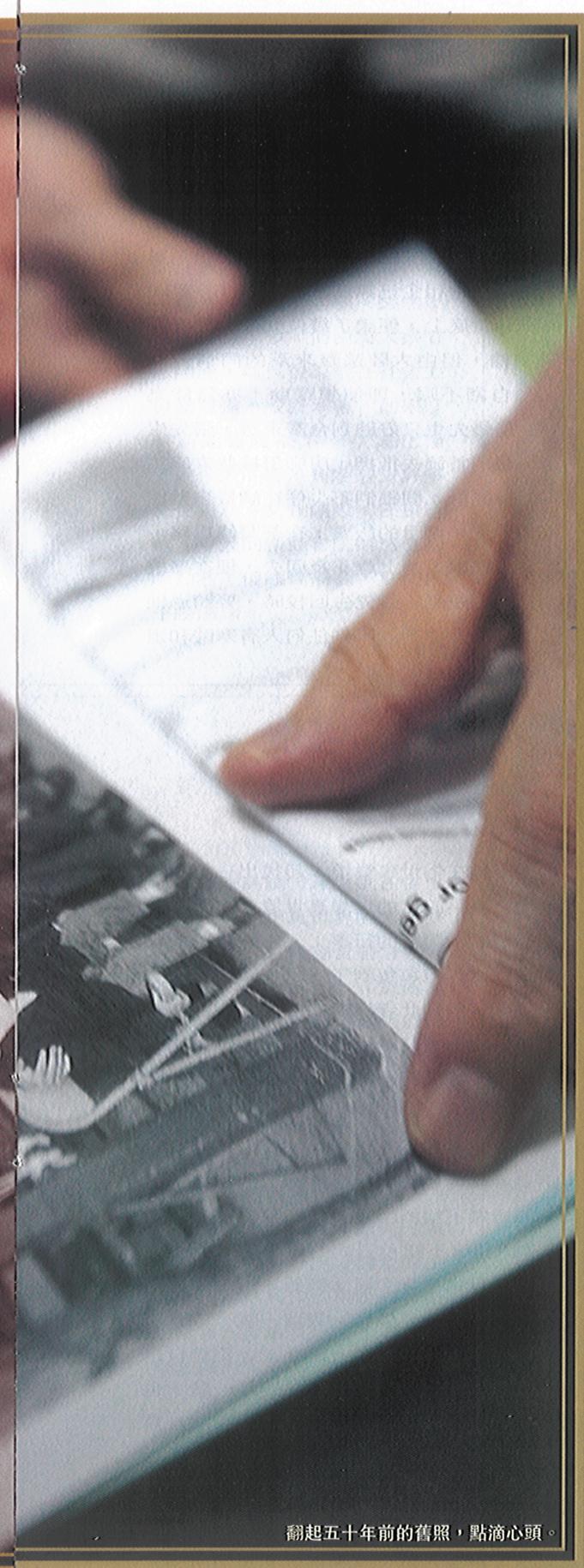
錢穆說：「知識和權力，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，不是生命本身，只有人的道德精神，才是人的真生命，也才是歷史文化的真生命。」

有人稱他一生都在為中國招魂。雖然錢穆沒進過大學，沒寫過博士論文，但世人稱之為國學最後一位國寶級大師。他講課時如長河之水，一瀉而下，為北大最受歡迎講師。身材雖矮小，但雙目炯炯有神，學生稱他「望之儼然，而即之也溫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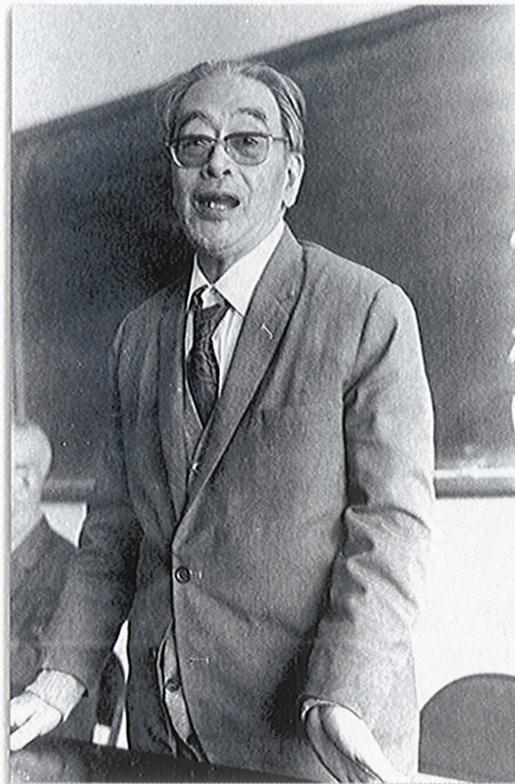


同學聚首一堂



## 唐君毅之花果

「人在不能自信時，便只求他人之信我……然而人不能自信自守，尚可以只停在那兒；而到了一切求信守於他人時，則是精神之整個的崩降，只在自己以外之他人尋求安身立命之地，而自甘於精神的奴役之始。」



唐君毅(1909~1978)

唐君毅，生於四川省宜賓縣柏溪鎮普安鄉的老家，約與鄧小平同年代，1978年病逝於香港，享年七十歲。

祖籍廣東五華客家，六世祖移居四川，以糖工起家，父唐迪風，清代最後一科的秀才，著《孟子大義》。母是女詩人，著《思復堂遺詩》五卷。未兩歲學字，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。

唐君毅當年崇拜西方哲學，認為中國哲學「析義未密，辯理不嚴，而視若迂迴，無益於今之世。」亦曾以此反對過其父親。辯論語氣之間全無子對父應有之禮貌。他父親只是說：「你現在不相信我的話，等我死後，你就知道了。」

佛學唯識學大師歐陽竟無，曾欲私收唐

為弟子，但遭拒絕，唐君毅說：「我不僅要跟先生學，而且還要學更多東西。」唐君毅後來遇梁漱冥、熊十力，皆執弟子禮。三十多歲時，唐已是海內知名學者和哲學教授。四九年南下至港，與錢穆、張丕介等創辦新亞書院，一直任教至一九七四年。

《大英百科全書》載有他的名字，並指出，其七卷《中國哲學原論》對中國整個哲學系統予以系統的再解釋之外，其兩卷本《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》，更建立了一個新的哲學體系，將宇宙萬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過程，生命是為了超越自己而存在，心的活動也是從現實生活逐漸向上追求更高的價值，最後止於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，他的世界觀繼承自中國儒家傳統的人文主義。這部著作發表後，西方有的學者認為可和柏拉圖、康德的著作媲美，並譽為中國自朱熹、王陽明以來最傑出的哲學家。

唐君毅說：「我們必須覺悟到中國文化必有極可寶貴者在。」他於一九七八年逝世時，《明報》發表社論，說其逝世是「中國人的損失、中國文化的損失」、「唐君毅先生的為人和學問，都代表中國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」。

胡菊人說：「相信在將來，也許五十年、一百年，也許不知什麼時候，唐先生的學問思想，必將產生重大的影響。溶匯中西，二十世紀的大哲，還沒有人做過唐先生同樣的大學問。」